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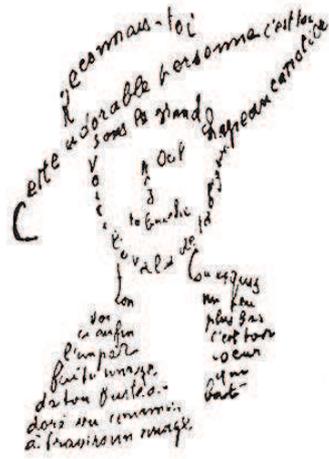
诗歌与时代：我们有哪些误解

汪涌豪

诗歌要脱离时代，正如人想拽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。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定非常看重自己与时代既契合又疏离的关系。所以，艾略特才会在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中称诗是“有意义的感情的表现，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，而不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”。

从1917年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二卷六号发表《白话诗八首》算起，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。也有人以次年《新青年》四卷一号发表胡适、沈尹默、刘半农三人的诗九首为起始。如果这样算，那今年恰好是新诗诞生百周年。

回顾百年来新诗走过的路，尤其作为一种文体，诗歌所领受的种种遭遇，真让人感慨万千。一方面，诗歌退居边缘已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以致许多诗人只能躲入小圈子抱团取暖，来抵御社会的冷漠。至于对“写诗比读诗的还多”这样的嘲讽，他们不屑回应，其实也没办法回应。个人的感觉，倘一个人今天只有诗人的身份，一定会被归入无所事事的行列吧，不是穷愁潦倒，就是衣食无忧。有时，他甚至还会被视作不上进的代名词。



法国诗人纪尧姆·阿波利奈尔 (Guillaume Apollinaire, 1880—1918) 创作的图像诗

S
A
LUT
M
O
N
D
E
DONT
JE SUIS
LA LAN
GUE É
LOQUEN
TE QUESA
BOUCHE
O PARIS
TIRE ET TIRERA
TOU JOURS
AUX A L
LEM ANDS

被冷落与热追的诗神

那么是否诗神已死？抑或这个时代，诗歌注定只能边缘化生存？也不是。看看以下的事实，会让人觉得情况正相反。因为现在热衷写诗的人太多了，涵盖男女老少各色人等。譬如有一种自陈以展现独立自我为职志的“新红颜写作”，被称为替女性在当代诗歌中重建了身份。其次是发表诗歌的刊物多了，“文革”前只有《诗刊》《星星》，现在有了《诗潮》《诗林》《诗选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上海诗人》《绿风》和《诗歌报》等10多种。而继1980年代《启蒙》与《今天》之后，民间诗刊也大量出现，张清华的《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》就收入20多家，其实真实的数字已不易统计。再次，是以“他们”、“莽汉”和“整体主义”为先声，诗社与诗派越来越多。1986年，徐敬亚等人策划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”，推出的诗歌团体就有几十个。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种评奖无数。除了国家级评奖，各省市文联、作协也各设诗歌奖。又因为市场与资本的介入，有些评奖不免过泛过滥。

此外就是各种诗歌网站与论坛纷起了。继第一家“界限”之后，数量业已过千。并因为开放与便捷，日渐成为诗歌发声的第一现场。以致有人以为，在当下的诗坛，是网络拯救了诗歌，这对主流诗坛构成了压力，倒逼其也开始推出自己的网站。最后是央视诗歌大会的热播。虽然信息易得的时代，光背诵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但较之整天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剧或明星矫情闯江湖，导向总更靠谱。此外，还有诸如“为你读诗”、“读首诗再睡”等微信公众号的出现。我想它透露出的消息应该是在这样的，人们开始乐意并需要让诗更多地进入自己的生活了，而且是一种本真的生活。各位不觉得吗，当你准备上床睡了，你的面具才算正式卸下。这个时候，你会比较有诚意去面对诗人真挚的吟唱。

至于旧体诗部分，则继198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韵文协会和中华诗词学会，今天作者与刊物之多，还有各种大赛和高峰论坛之频繁，更是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，并带出各地诗社、赋协、诗词学会和研究会纷纷出现。到1990年代数量已过千，发行报刊杂志近千种。如1992年第一届中华诗词大赛，一次收到的稿件数量就超过

《全唐诗》与《全宋词》总和。以后随国学热的升温与网络的普及，更有中华诗词网、词赋网、骈文网等出现，有民间各种诗词年选出版，作者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。这让当年柳亚子《旧诗革命宣言》中所作的“旧诗必亡”、“平仄的消亡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”的预言破了产。原因很可以理解，不说中国原本就有悠久的抒情传统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反应形式，诗歌从来就是人类表达感情最便捷的自然的载体。这里可举两例佐证，一是“911”，一是汶川地震。两处断垣残壁，人们最多见到的诗。它直白地指示着一个事实：当人遭受到巨大的打击，陷入极度的悲痛，首先会想到诗。当然，如果突遇望外之喜，或百转千回，有幸获授一份可与之执手相看一生的感情，也同样会如此。

尚待论定的品质与水准

但是不能不指出，当下诗歌数量很多，质量却比较一般，可称为经典的尤其少见。追究其原因，缺乏生活积累与文学

修养，写得太多太快，以致陷于“口水+叙事”的窠臼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尽管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，并为自己设想出诸如“新叙事”的美名。想想戴望舒一生才写了93首诗，诺奖得主、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勒默写的速度就更慢，基本上4到5年才出一本诗集，集中才20来首诗，且越到晚年，越转向精炼与短小。对比之下，此间许多写者提起笔来就收不住，认为分行就是诗，回车键即王道，这不仅拉低了诗的门槛，更是对诗严重的误解。

有人说，口水固然不好，但你们说的好诗一般人都没法读懂，好有何用。诗人欧阳江河就遇到过这样的质疑。有一次，他刚朗读了自己的作品《致鲁米》，底下就有人高喊“听不懂”。说实话，要一般读者了解鲁米这个波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神秘主义诗人，要求高了一点。鲁米的抒情诗集《沙姆斯·大不里士诗歌集》运用大量的隐喻、暗示和象征来阐发“人神合一”之道，表达了修道者对信仰的虔诚。最后十余年，他又创作了叙事诗集《玛斯那维》，是一位受黑格尔、柯勒律支、歌德、伦勃朗等各领域英杰赞誉的天才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随着新时代运动 (the Newage Movement) 在美国兴起，西方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，鲁米因此广受推崇，成为最受欢迎的心灵诗人，不仅诗集卖出50万册，谱成曲后又很快进入排行榜。欧阳江河在美国书店亲见其受欢迎的盛况，自然印象深刻，会找来读，读后会有所感，譬如由其主张的“人神合一”，想到传统中国人的“天人合一”，想到眼下正日渐失落的人们对土地和大自然的敬畏：

人啊，成为你所不是的那人，
给出你所没有的礼物，“这一
锄头挖下去并非都是收获，
(没有必要丰收，够吃就行了。)
而深挖之下，地球已被挖穿，
天空从光的洞穴逃离，
星象如一个盲人盯着歌声的脸。
词正本清源，黄金跪地不起。
物更仁慈了，即使造物的小小
罪过
包容了物欲这个更大的罪过

你若不知道鲁米这个人，也不知其中的原委，自然读不懂这首诗。

下面这首名人写的诗就好懂多了。那是莫言去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组诗《七星曜我》，写的是他与七位诺奖得主的交谊。有人以为组诗集中展示了作者瑰丽奇妙的想象和语言的诙谐生动，但看看“帕慕克扬言要把那些/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/愚笨平庸小有成就江河日下/秃顶的本土男作家的书/从书房里扔出去”(《帕慕克的书房——遥寄奥尔罕·帕慕克》)，如此“的的不休”的乏味的长句切割，与诗何干？“那时候高密最大的宾馆里/没有暖气没有热水/春节之夜，独自一人/你在县城大街上漫步/硝烟滚滚，遍地鞭炮碎屑”(《从森林里走出的孩子——献给大江健三郎先生》)，不是口水又是什么？至于“她们设立了诺尼诺国际文学奖/我是第三十届得主/第二十九届得主是/特朗斯特罗姆/他得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/2012我跟上”，“上台领奖时我看到了奈保尔/腰上捆一条宽皮带/他坐着跟我握手/他太太说他的腰不好/男人腰不好确实是个问题/当然女人腰不好也是个问题”(《奈保尔的腰——回忆V.S.奈保尔先生》) 口水中还透出一种恶趣味，我真的不确定这是诗。

此外还有两件事，让许多爱诗者颇感扎心。一是千年底美国摇滚歌手鲍勃·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虽然歌词广义上勉强可以称是诗的一个分支，而鲍勃在许多人心目中也早已是优秀的诗人，但歌与诗、通俗的艺术形式与严肃的文学体裁之间终究是有区别的。第二人工智能写诗。我自然是科盲，但知道人工智能是没有情感的，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。如果缺乏诗歌创作某些核心的东西，放任语言游戏，而让感情空转，仅依关键词组织词语、拼凑意象，且这意象又非常一般，远够不上朱光潜先生所说的“内心的视觉”的深至杳邈，是不是真能写出好诗，我希望各位与我一起想一想。